

甘棠絮语

元宵诗语

■ 谢飞鹏

元宵是春节的高潮。这天晚上,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赏灯、猜灯谜、吃元宵,成为世代相传的习俗。古人诗词中,有关元宵的描述更是不胜枚举。

元宵佳节离不开一个“闹”字。闹元宵的诗句,最著名的应该是唐朝苏味道写的《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秣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苏味道的诗中,大唐盛世元宵节的热闹场景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其中,“火树银花”更是衍生成了典故成语,常常用来形容灯火璀璨的节日之夜。

闹元宵最好的去处是观灯,这在古诗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卢照邻的《十五夜观灯》:“锦里开芳宴,兰缸艳早年。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这种繁华喧闹的场景,正是元宵观灯的生动画卷。“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地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进天上著词声。”在张祜的《正月十五夜灯》中,通过描绘元宵观灯,展现的则是歌舞笙箫中的升平盛世。而明朝“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寅在他的《元宵》诗中则是这样描述元宵观灯盛况的:“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他把灯、月、春联系在一起,在元宵的诗词中别有一番风味。清代诗人唐顺之的《元宵咏冰灯》表现的则是对元宵的无限留恋:“烛花不碍空中影,晕气疑从月里看。为语东风暂相惜,来宵还得尽余欢。”

元宵观灯那是金吾不禁的,因而元宵夜便成了古代少男少女们相会的美好时刻,古人诗词对此有着很多精彩的描述。如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娥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依约的灯影里与伊人相会,那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境界呀!当然不是每个故事都是如此浪漫的,如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灯月如旧,却不见心上人如约而来,怎不教人惆怅伤怀!

多彩的元宵衍生出了多彩的诗词,而这些多彩的诗词又使元宵佳节更加灿烂迷人!

红色记忆

旭日华光耀千秋

——悼“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院士

石波林

黄公旭华者,字潜龙,号蔽舟,粤东汕尾人也。丙寅岁(1926年)生于海丰悬壶世家。小号三哥,少名绍强。自幼颖慧,心怀抱志。值倭寇肆虐,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公目睹国家危难,百姓流离。遂立兴邦之志,誓以己身,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及长,公负笈国立交通大学,专攻造船之术。于庠序之中,焚膏继晷,博采众长,精研典籍,穷究技艺,学业大成,声名渐起。共和国初立,百废待兴,国防孱弱,外有列强环伺,海上威胁尤甚。公应国家之召,慨然投身核潜艇之业,自此隐姓埋名,与亲长聚少离多,开启卅载隐秘征程。



李昊天 摄

途,荆棘丛生。技术遭封锁,资料甚匮乏,设备亦简陋。然公与同侪白手起家,以纸笔为剑,凭智慧为盾,昼夜攻坚。算盘噼啪,推演海量数据;磅秤起落,称量部件分毫。为定艇型,公力排众议,择“水滴”之险途,率团队反复推演、试验。庚戌年(1970年),祖国首艘鱼雷攻击核潜艇成功下水,甲寅年(1974年)编入海军,华夏自此跻身世界五核艇强国之列,大洋铸剑,威震海疆,凭志护山河,守疆卫土万千秋。戊辰年(1988年),核潜艇深潜试验,风险莫测,公毅然登艇,与将士生死与共。神色自若,鼓舞军心,终使试验功成。公遂题诗曰:“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此一役,举世瞩目,黄公之名,始为世人所知。

黄公之德,德行天下。自投身核艇之业,黄公隐姓埋名,亲族莫知其踪。父丧不归,母寿不贺,妻孥独守空庭。尝闻母病危讯,面北长揖,血泪沾襟。及至功成,慈母得《文汇报》载其事迹,泣告族人。黄公晚年,捧手雕潜舰跪母前,母抚其鬓而叹,举座皆涕零。黄公尝言:“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公以国家利益为上,舍小家为大家,无私奉献,令人动容。其忠孝两全之道,堪为后世之典范。

黄公之冠,冠誉金臂。公一生荣膺无数,乃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得主,亦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等殊荣,被评“感动中国”人物,此等勋章与称号,乃党和人民对其卓越贡献之盛赞,亦为其一生荣耀之见证。公誉满天下,受人尊崇,然其谦逊如初。又尽捐千万奖金设“科创基金”。

赫赫无名,拳拳有梦。公之一生,以坚定之信念、卓越之智慧、顽强之毅力,铸就大国重器,守护祖国海疆。其志坚如磐石,其行高如山岳。公以书生之躯,行国土之道。隐姓埋名三十载,铸就大国重器;惊涛骇浪万千重,守护海疆安宁。公之精神,如旭日东升,光耀千秋;激励无数中华儿女,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奋勇拼搏。公之功绩,如丰碑永立,万古长青;堪称德望兼备之楷模,指引科研之路之灯塔,照亮后学前行方向。

岁在乙巳(2025年),时维新春(正月初九),黄公旭华溘然长逝于武昌东湖之滨,春秋九十有九,举国同悲,山河同泣。

赣鄱后学拜题诗歌以赞曰:

黄公旭华,国之脊梁。
生于忧患,志在兴邦。
隐姓埋名,铸剑深蓝。
忠孝难全,无悔担当。
功高不做,德厚流光。
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国土无双,永耀八方。
功绩卓著,万世流芳。
其精神之光,必穿越时空,永照华夏,激励吾辈,为国家昌盛,不懈奋进。

岭南晚辈敬撰挽联两副:

旭日华光,赫赫无名,舍身许国,为国铸重器,晦迹韬光三十载;
潜龙隐舟,拳拳有梦,沥血兴邦,振邦卫海疆,惊涛骇浪万千秋。
院士、国土、真士,隐姓埋名三十载,精忠报国,大洋铸剑,造福天下,功德无量;
将才、帅才、英才,扬名立万九州颂,矢志兴邦,长空挥毫,惠及黎民,勋绩昭彰。

人在旅途

吴城遐思

■ 余博超



早就在网络上,看到了不少关于永修吴城候鸟小镇的视频,看着那奔涌在天际的“鸟浪”,实在是令人心驰神往。于是在忙完手头的事务后,我便与友人相约前往,毕竟只有实地观看的感受才是最为真实宝贵的。

由九江开车出发,路程大约两小时。友人加了个夜班,上了车就自顾自睡去了,驾车的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一路上,车不少,你追我赶着,宛若一幅写实的候鸟图。独自驾车是一项枯燥的工作,不过好在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出候鸟的身影,便不觉得烦闷了。突然,我冒出了念头,我们到吴城来观鸟,是赴一场“候鸟的约定”,那么候鸟来吴城,也是为了什么约定吗?不待我想明白,车子已经驶入了远近闻名的永吴公路,在夏天的时候,这条路

被称为“最美水上公路”,因为夏季是九江水域的丰水期,那鄱阳湖清澈的水怀揣着如烈日般的热情拥抱着这条公路,公路在这势不可挡的情感中,很快就“沦陷”了,与清澈的水交融在一起。不过这水只会增添永吴公路的美而并不使它荒废——车辆是可以正常地从路面通行的。当车轱辘压在路面上的时候,覆盖在公路的水就迸发出青春的激情了,溅起来的朵朵水花如同一只只向往天空的白鹤,大方地展示自己洁白而优美的身姿。不由得令我联想到唐珙的那句诗——“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在吴城,你不用依靠酒精从而进入放空思绪的状态,你只需要亲自来一趟,见一见这里的景色,你自然会如痴如醉。

虽说炙热的夏日已经匆匆而过,现在

正值凛冽寒冬,不过行驶在冬日的永吴公路上,别有一番风味。为什么我们总是会选择结伴旅行呢?其中原因就在于能够及时分享自己心中的那一份因在路上而产生的快感。所以我将车子停靠在路旁,叫醒了正在熟睡的友人。友人睡眼朦胧,或许是做了一场美梦被我搅了,略带愠怒。然而很快他的目光瞥见道路两旁一望无际的平原,当即面露喜色,即便梦中再绚丽的幻境也不过是一场虚无,只有当下目光所及的旖旎才是真实的。他一扫方才的不快,面对广阔的原野侃侃而谈。他告诉我,这一刻我真羡慕此时居住在这儿的候鸟,这是一处充满自由和祥和的土地。是啊,这里一马平川,土地上是比毛茸绒的地毯还要舒适数倍的绿茵,甚至已经枯黄的芦花都营造出一种原始的氛围。友人迫不及待地拿着相机,跳下车去拍他梦寐以求的旷野。就在他拍摄的过程中,一群候鸟正俯冲下来,投入了这片土地的怀抱中,它们好似并不畏惧来往的游客,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张开双翼欢迎慕名而来的访客。此情此景让我心中一震,在我们眼中候鸟仿佛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可是在候鸟的眼中,我们这群陌生的人才是客人,但是我们却能安然相处,这不正说明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我们都是她的孩子吗?土地永远是我们的母亲,她宽容地接纳着不同物种汲取她的乳汁,而这些物种享受够了她的温暖想要奔赴远方去探寻属于自己的未来时,她并没有阻拦,而是静默地等待着孩子的归来。这一段时光中,陪伴她的只有沉默,沉默是思念最厚重的枷锁,带着沉默离开的永远也走不出记忆的最深处。所以此时此刻,候鸟与我们都回归了母亲的怀抱,在这儿,人与鸟都是幸福的。

我不禁也羡慕起候鸟来了,它们的眼光真是太好了,选择这一处洞天福地作为自己的家。吴城除却“候鸟小镇”的身份,还是江西四大古镇之一。一座历史底蕴深厚的古镇,不在于它的占地面积,而在于它的气息。不知不觉间,我与友人已抵达古镇最后一处景点,望湖亭。历史如同一棵参天古树,最先闯入视野的永远是它的葳蕤的枝叶。如果说美丽的候鸟是吴城的枝叶,那么雄伟壮阔的望湖亭便是吴城的枝干,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曾挥毫“凌云披雾望湖亭,屹立赣水修河滨。历尽沧桑罹万劫,饱经风雨度千春。”此刻,我就站在望湖亭的面前。望湖亭共分为四层,走在这古色古香的建筑内,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王守仁曾言:“知行合一”,望湖亭唯恐至此的人不熟悉它的身世,早已在各层楼道的外墙的碑碣上将身世告诉来访者。来访者看了碑文,便知晓了历史,此时再眺望远方的湖面,脑海中定然会浮现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复旦大学的骆玉明教授在一次授课过程中对于这两句词有过这样的讲解——自然界是一个大循环,人生是一个小循环。人到了某个时刻发现自己的循环即将完结,可是大自然的循环却依旧在继续,一股悲凉之情油然而生。可是转念一想,既然自然界的循环不会停止,我是不是又能重新进入这个运动轨迹中呢?心中的喜悦便情不自禁地勃然而生。诚然,我如今所见的候鸟可是望湖亭数百年前所见的吗?但是我与望湖亭都见证了候鸟,我们都见证了生命的回归。“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遇见了候鸟,就看见了生命的希望……

即将返程,或许候鸟也知道到了告别的时刻,它们聚拢起来,沾染着夕阳的金辉,在水天之间掀起了一阵此起彼伏的浪潮,那浪潮宛若一只摆动的手掌又仿佛招手的动作。人与鸟同是大地的孩子,鸟儿也舍不得手足相离吧。那么让我们拍张照片作留念,可是起初拿着相机拍个不停的朋友却不肯拍照了。他说,最好的镜头是人的心灵,况且相机定格住的瞬间,无非是恐怕将来不能再相遇的退路。我们下次再来吴城!

好啊,那么就让我们许下一个承诺——吴城,我们下次再见!

诗露花语

细微的事情

■ 曾毓琳

又到岁初了
一些细微的事情渐渐浮现
譬如故乡的山岗复归宁静
被采摘完果实的脐橙林
依然把信仰举向天空
再譬如,赣江源头的水向下游流淌
水面上的清波被人忽略
细微的身体却要承载一个时代的遗憾
当然,更多时候我会想起这样的情景
烈日下卖西瓜的汉子
始终不肯给自己一口甜蜜
送外卖的小哥堵车时眼里布满的焦虑
高楼里键盘敲击声彼此此起彼伏
建筑工地上钢筋混凝土
把一个个准业主的梦聚拢
而我的母亲去了黄龙陵园
以骨灰的形式
与静卧此地三十余年的我父亲拥抱

我承认,我活得平凡
如果没有那许多的庸常
我甚至不敢有对明天的想象

看花回·赏水上春景

■ 熊谦德

岸上空垂柳万丝,摇曳柔枝。一湖春水连天碧,美浪游、野鲤情痴。有诗情画意,陶醉吾兮。
鸳鸯飞翔展秀姿,相爱依依。水中浮影成双对,笑嬉嬉、欲聚凝眉。夕阳催我返,难舍而归。

风乍起

■ 陈于晓

乍起的,当然是春风。总觉得,只有春风,才会潜伏在河边的草丛中。时不时地,乍起一阵,紧贴着水面,一掠而过。转瞬之间,又丢了踪影。

乍起的是春风,吹皱的,自然是春水。春水的特征,其实是很明显的。比如,它有着毛茸茸的质地。当然,这毛茸茸,是裹在春水中的水草。春水暖时,鸭先知,比鸭更先知的,是水草。只是我不知道,水草是什么时候苏醒的。我看见时,它们已经在水中油绿了。还有春水,总是很浅,又很清澈。在阳光下,让人一览无余。

那些苔藓,附着在水底的石头上,像极了石头的“鳍”。不过,当我想到这些笨笨的石头,并不会游动时,我发现把苔藓,叫作石头的“鳍”,或许更贴切一些。如此,苔藓,便是石头的呼吸了。但倘若要让石头游动起来,其实也并不难,只要让水流动起来,就可以了。水动,石头动,心动,当你需要什么“动”时,什么就开始“动”了。

静水流深。而我说过,春水总是浅的,也因此春水,也流得很浅。春水的流,往往做的是表面文章。或许,这仍然得借助于一阵乍起的风,带来的那一阵波光粼粼。而春风,其实是不必借的。风像一群快乐的孩子,终日在水边玩耍,一点都耐不住寂寞,稍隔一会儿,就会到水面跑上一阵。文静时,起一阵小涟漪,扩着扩着,就散了。兴奋时,就会留下一两声尖叫,伴着几朵浪花。

春天的水面,原本是宁静的。但宁静,终究是暂时的,常有乍起的风,把宁静打破。这乍起的风,给流水带来的,是一种生命的鲜活。这样的“鲜活”,又搅动着河的空气,而这些空气,又四散着,氤氲着岸边的草木。当然,也有着安静的春风。那些安静的春风,在枝头隐约有柳芽。而那些鹅黄的,一闪一闪的柳芽,也有可能是由粼粼的波光化的。当柳枝探入流水时,波光便悄悄地爬上了枝间。

古往今来,在乍起的春风里,仿佛都会有诗人,在吟诵着垂柳。风摆动着柳枝,一边将词打乱,一边又把诗句,梳理得井井有条。那些平平仄仄,则像极了水岸,在字里行间,蜿蜒着。而蜿蜒,又何尝不是平凡的一种。我喜欢“蜿蜒”这个词,并且相信,若是让春风写一种,也不会平铺直叙,它肯定喜欢跌宕起伏。因为只有如此,春天,才会变得更妩媚更多姿。

能够吹皱春水的春风,当然,也会吹皱水岸。水岸,是一条柔美的曲线,春水的温柔,常常也因此暴露无遗。我想到琴弦了,水岸是看得见的琴弦,柳枝也是。在春日,这些琴弦,可以交给春风去扣响,也可以交给春水去拨动,而春水,应该就是液态的春风。可能还有很多看不见的琴弦,在春风里生长着。当一阵阵乍起的风,在春天的辽阔中奏响,我们听见的,就是一曲曲磅礴的乐章了。

此刻,在水边,流淌着的是一支抒情小曲。那些不知名的小虫子,抱着自家的乐器,弹奏得小心翼翼,很动听。而我所熟悉的黄鹂,仿佛自身就是一把乐器,它的一声啼,掉在水面,绽开成一朵小波澜。当一粒粒黄鹂的啼,落在水面时,即使这一刻没有乍起的风,春水也会皱一下。让春水皱一下的,或者还有那些游鱼。偶尔,会有几尾游鱼浮上水面,制造几个水泡。

更多时候,游鱼们在水草丛中,跟着水草摇曳着。当我在岸上看见游鱼时,它们正在水中,在我的身影中穿梭着。春水很浅,但倒映在水底的天空,却一如既往地深着。忽然想到蝌蚪了,这些黑乎乎的小东西,或许已经藏匿在水草丛的某一处了。再过一些日子,它们就会如同一群群小逗号,洒落在春天的散文中。

春天,当然生活着众多的小动物。它们在乍起的风中,让春天的光景,变得酣畅淋漓。